

文坛艺林

备忘录续集

蒋星煜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文坛艺林

备忘录续集

蒋星煜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坛艺林备忘录. 续集/蒋星煜著. —上海: 上海
远东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80706-414-5

I. 文… II. 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0878 号

策 划: 黄政一

责任编辑: 黄政一

封面设计: 张晶灵
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

著者: 蒋星煜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http: www. ydbook. 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

版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36 千字

印张: 12.5

印数: 1—5100

ISBN 978-7-80706-414-5/I·148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62594779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-62347733-555

蒋星煜

(1920—) 江苏省常州市人。历任图书馆馆员、电影厂编辑、新闻记者。

建国后，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、华东文化部、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干部，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、学术顾问。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并应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、复旦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、进修生讲学。学术论著颇多。并担任历届《辞海》编委、分科主编，曾主编《元曲鉴赏辞典》、《明清传奇鉴赏辞典》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蒋星煜散文随笔系列

文坛艺林备忘录

29 元

前言

《文坛艺林见知录》原系倪墨炎主编“书友文丛”之一，1996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，1998年即售罄。海内外友人不时来电来信要书，无法满足其要求，深以为憾。

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黄政一向我建议在《文坛艺林见知录》的基础上增加若干新近发表的或尚未发表的作品，使内容更为充实，作为“备忘录”，予以修订再版为《续集》。我觉得是很好的主意。正好，原订出版合同亦已到期，我决定就开始进行操作。

“书友文丛”一套10册，包括前辈夏衍《风雨故人情》在内，均仅有文字，而无插图。《文坛艺林备忘录》则插图颇多，也深受读者欢迎，所以现在这一次出版的《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》也增加了一批颇有史料价值的相当罕见的插图。

具体地说：

所增加的文章有《潘汉年的戏曲评论》、《谷斯范为何写〈新桃花扇〉》、《稗海中被遗忘的骊珠——张爱玲及其《霸王别姬》》、《“写意戏剧观”的历史背景——纪念黄佐临百年华诞》等。

所增加的插图可分下列三类：

吴晗、赵景深、吴强、黄佐临、冯其庸诸位写给我的亲笔信件。

陈望道、高植诸位给我的亲笔题词。

波多野太郎、谷斯范、郭小庄女士与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一起的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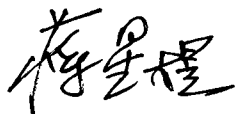
应该说，基本上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，部分信件、题词可能曾在文章中出现，但是这一次是根据原件影印的，在研究内容的同时，还可以欣赏其书法艺术。

此外，更要说明三点：《胡适与傅斯年》、《关于吴晗给我的信》

两篇编辑成书时，有两段文字内容相当重要，当时因篇幅所限，被删节了，现在仍予补进。《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》成文较早，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贡献很少介绍，后来我又写了一篇，比较全面，所以这次作了更换。《王大进的人物雕塑》一文不再保存，因为王大进逝世时，我也另行写文作了全面介绍，已收进《文坛艺林备忘录》了。有些事件，大家都已知道详情，就不再多谈了，所以也抽去了三四篇文章。

希望补充、调整后出版的《文坛艺林备忘录续集》也能和《文坛艺林备忘录》同样得到文艺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群的欢迎。

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为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蒋星理' (Jiang Xingli).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, flowing style.

2006. 12

目 录

与陈望道的往来 / 1	
陈望道的两本书 / 7	
胡适在中国公学 / 10	
胡适与傅斯年 / 17	
胡适对京剧的态度有三变 / 25	
胡适对张学良的成见 / 32	
胡适不听陈垣的逆耳之言 / 35	
胡适与天津《大公报·星期论文》 / 38	
我的良师孙伏园 / 40	
黄芝冈刚正与固执 / 43	
任二北的学风 / 49	
谭正璧和他的戏曲史著作 / 54	
潘汉年的戏曲评论 / 59	
赵景深二三事 / 61	
深切怀念赵景深 / 68	
张若谷与《马相伯年谱》 / 72	
关于顾仲彝 / 74	
我与王季思的交往 / 77	
王季思与《西厢记》 / 84	
关于吴晗给我的信 / 91	
编辑家李俊民 / 98	
王进珊与《申报》文艺副刊 / 101	
徐筱汀对京剧之贡献 / 106	
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 / 112	

- 痛悼吴强 / 122
- 高植、高地、高地植
——倏忽消逝的托尔斯泰翻译专家 / 128
- 记吴晓铃 / 136
- 唐弢与鲁迅之间 / 142
- 在我记忆中的唐弢 / 146
- 谷斯范为何写《新桃花扇》 / 149
- 海外红学大师周策纵 / 155
- 马少波与马欣来 / 165
- 台湾戏曲家魏子云 / 170
- 稗海中被遗忘的骊珠
——张爱玲及其《霸王别姬》 / 177
- 同乡菡子 / 181
- 钱汉东“作家学者化”的脚印
——《寻访中华名窑》序 / 184
- 再读《寻访中华名窑》 / 187
- 忆祝肇年 / 191
- 曾永义与台湾戏曲 / 195
- 葛晓音讲唐诗驰誉美国 / 199
- 东瀛女学者冈崎由美 / 203
- 我所知道的周信芳 / 206
- 周信芳晚年的编剧 / 211
- 困惑、忧伤后的轻松
——赵耀民创作心态探索 / 216
- 为昆剧惊叹“奈何天”的《良辰美景》 / 223
- 麒派传人安在哉 / 232
- 周信芳主演的三部电影 / 236

忆昆剧泰斗俞振飞 / 239

“写意戏剧观”的历史背景

——纪念黄佐临百年华诞 / 244

冯其庸的三封信 / 258

傅全香梦圆《人比黄花瘦》 / 265

梁谷音淡化了潘金莲的性感 / 271

张洵澎和她的老蔡、小蔡 / 276

《张洵澎舞台艺术四十周年》专刊序 / 282

北昆蔡及其艺术风格 / 285

嫁给了京剧的郭小庄 / 288

□ 技大师孙泰的奇遇 / 294

程十发和他的画 / 297

陪程十发“拉洋片”记 / 303

戴敦邦及其人物画 / 306

为戴敦邦造型 / 313

高桥亚弥子的《镜采伶影》展览 / 316

忆华东文化部的作家、艺术家 / 320

我和《大公报》 / 325

美好的回忆

——为报纸副刊写稿的往事 / 331

“评话”、“弹词”、“评弹”的名称在论争中 / 339

花絮一束

四马路书店忆旧 / 345

舒同的书法艺术 / 347

“解放”吴仲超 / 349

“麒麟童”艺名的衍生 / 351
听马公愚讲故事 / 353
鲜为人知的管乐指挥大师 / 355
赵超构主持的“菲酌” / 357
扮信陵君脚色的论争 / 359
谢泉铭是吴强培养成材的 / 361
何来“张生跳墙处” / 363
如果他们能写作 / 365

附录：

把戏曲史扩展到辽、西夏和金	
——蒋星煜《中国戏曲史索隐》读后	
.....〔日本〕波多野太郎 黄爱华译	/ 371
淡到极处是天然	
——《蒋星煜历史小说集》评介	徐振贵 / 375
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	戴平 / 380
贵在真，贵在实	
——谈《文坛艺林备忘录》	夏画 / 383
隐士专论第一书	韦泱 / 385

与陈望道的往来

1939年，我考进了设在上海赫德路（今常德路）的复旦大学。老师大都是原来在江湾执教的，没有能内迁的，就暂时在“孤岛”上开课了。

教大一国文的老师是汪馥泉教授，译过好些日文的文艺理论书，除了教我们读些古文或“五四”以来的散文之外，同时还教修辞学，课本就是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。我本来以为修辞学十分枯燥乏味，兴趣不浓。后来觉得书中所举的例子很生动，汪馥泉教授的讲课娓娓动听，并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，所以这门课，我读得很认真。

但我心里有一个哑谜，当时实在解不开。我初以为陈望道先生是一位思想十分激进的进步文化人，为什么竟能安下心来做这种寻章摘句的琐碎工作呢？到我把这本书读完，才稍有领悟。后来在北碚夏坝，在黄桷树下，多次亲聆教诲之后，才完全明白。陈望道先生始终认为语文现象是社会现象，所以异常重视，才花了艰苦的劳动完成了这部奠定中国当代修辞学基石的力作。

在复旦大学,教授和同学只有上课时才见面,地处“孤岛”,敌伪的魔爪随时会出现,所以大家彼此很少交往。汪馥泉教授有时也偶然提到陈望道先生,我们知道他俩是老朋友,别的自然未便多问。我以为陈望道先生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,实际上当时他在上海,因环境恶劣,所以不公开露面,后来才去北碚夏坝的。

我对《修辞学发凡》的兴趣日趋浓烈了,感觉到书中所举的例子似乎还可以丰富,于是从良友图书公司所出版的《短篇佳作集》中又选了许多例子,记得端木蕻良的《鹭鹭湖的忧郁》等小说我都选了。而且辗转托人,把这些例子都用中文打字机打好,准备将来面交陈望道先生,供他选用。

“孤岛”形势在日趋恶化。我于1940年年底取道香港到了内地,行色匆匆,却把那一叠修辞例证忘记带去。等到我确知陈先生已经在北碚,才又设法托人从上海带到重庆。大概是1942年,我奔波跋涉了一天,到北碚夏坝,寻到了陈先生,面交了这一叠修辞例证。就这样,连介绍信也没有一封,陈先生却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。听我介绍上汪馥泉教授的修辞学的情况,他不时点头微笑。

对我的劳动,他表示感谢。他说一定很仔细地看这份材料,肯定是有用处的。就这样,后来也通过多次信。1944年秋天,我从重庆南郊移居北温泉,到夏坝路近得很,在嘉陵江上坐一小时划子(小船)就行了。回北温泉是逆水,时间要多一倍。我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就去看他一次。

我不知道他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个翻译者,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过。我们仍旧以谈修辞学为主。他比较强调修辞在文字、语言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性是等同的,写文章不注意修辞固然是欠缺,说话时不注意修辞,就容易使对方误解,或者听过以后就淡漠了,记不住。因此,不写文章的人,甚至不动笔的人也要学点修辞。这些讲法,使我豁然开朗,得益匪浅。

关于我搜集的修辞的例证,他说已经看过,对研究很有用。但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现在不重印,即使印,例子也不一定补充进去。因为作为教材,例子已经多了一些。而且举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作

品较妥，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很有水平，但读者还不是太熟悉，作了例证就不太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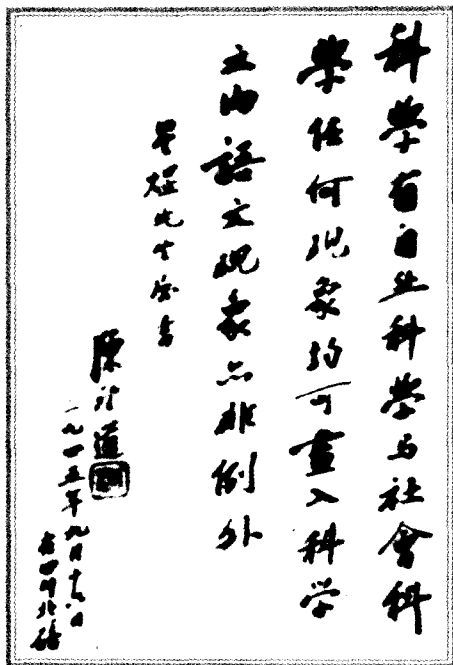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他在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。通过多次交谈，他认为我在收集资料、整理资料以及编制目录、索引等检索程序方面有些经验和见解，希望我为新闻系的同学做一次《资料学》的专题讲座。但一来我没有什么独到的经验和见解，二来我才24岁，不敢上大学讲台，坚决辞谢了。忠厚长者的陈望道并没有因此而生我的气，对我一如既往。

我知道陈先生编《太白》杂志的时候，鲁迅为《太白》写了很多杂文，是主要的支持者和作者，而且对于胡适和林语堂，鲁迅都是抱批判态度的，陈望道先生也抱着类似的批判态度。我好奇地提到这个问题，他并没有作什么说明，而是很严肃地谈到了冯雪峰。他对冯雪峰的评价相当高，而且认为冯雪峰有一个时期的确和鲁迅十分接近，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厚的友谊。说到此处，他感慨系之，对我说：“这些事情，恐怕只有文艺界略知一二，外界是不会知道的，可我很清楚。”他估计将来，在中国革命史上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都会有公正而客观的记载的。

事实的确如他所想象的那样，建国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书刊，都有翔实的历史



陈望道肖像速写



陈望道1945年9月18日为蒋星煜题词

记录了。

虽然那时候，大专院校的系主任会议不是太多，但我总生怕妨碍他的工作，所以到了1945年夏天，放了暑假才到他家中去拜访、请教，没想到更增加了他的麻烦。每次我一进门，他总是一面招呼我在较风凉的地方坐下，一面就亲自去捧一个大西瓜来剖给我吃，而且一定要我吃半只。我说北温泉山上也有西瓜，天天都吃的。他说：“天热，走这么远的路，出了一身大汗，不吃西瓜怎么行！”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全国一片欢腾，八年“抗战”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。第二天，我带着欢腾的激情去看陈望道先生，他当然也很高兴、激动。但是比我预料的情景要平静得多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又不敢问他。幸好他等我坐定以后，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：“日本投降是时间问题，迟早总要投降的。如今投降了，当然很好，我们自己呢？胜利之后，会不会较快地出现一个进步而统一的中国呢？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你看呢？形势将会如何发展呢？”

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就老老实实回答道：“我还没有想过啊！”他说道：“不只你一个人，恐怕很多人都像你一样，还都没有想过呢！”

这是我和陈望道先生单独的最后一次毫无拘束的漫谈。在归

途中，既感到这位忠厚长者的可敬可爱，也想起了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所说的两句名言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不正是在陈望道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么！？

人事倥偬，一别就是五年。这五年之间，他的行踪、工作，我虽不太详细，还是知道一些的。

1950年，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文化部，陈望道先生出任部长，我在艺术处工作，这才又有了见面的机会。

陈先生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，华东文化部只是每星期来一两次，华东文化部的日常事务都是由黄源副部长处理的。

从上海的江湾到衡山路，往返就要花许多时间，所以在华东文化部坐定下来的空闲几乎是没有什么的。好在在部长办公室担任机要秘书的姓程的女同志也是复旦毕业生，她很理解我对陈望道先生的敬仰心情，只要陈先生有片刻空闲，她就及时通知我，我就见缝插针去部长办公室坐一坐，问问他的健康状况，谈谈巴山夜雨等旧话。

他是部长，我是一个具体工作人员，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指示或直接布置的工作，唯一的例外是周信芳演剧生涯40年的纪念。纪念刊要他写文章，他对我说了一个大意，我起草了一篇极短的短文，最后经他修正后定稿发排。文章之所以短，倒不是他讲得太少，而是我担心写出来的东西在文法上、修辞上可能经不起他这位行家的推敲，所以不敢写长。他真是忠厚长者，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评。

华东文化部的撤消，使我们又失去了见面的机会。

要感谢无所不能的造物主，1960年当我被调到《辞海》去参加修订工作时，巧得很，陈望道先生被任为主编。当时他虽然不像罗竹风、杭苇两位那样经常住在浦江饭店，却也是经常来的，我再一次得到了聆受教益的机会。

1964年，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正式出版，封面的《辞海》二字的题签就是陈望道先生的亲笔，对我来说，又增加了一分亲切之感。

陈望道先生对妇女运动、对反文化围剿、对中国教育、对文学艺术、对整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运动都有他的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我和陈望道先生接触的时间并不太长，有所请教也以修辞学为主，所以这篇文章只是写了回忆中的一鳞半爪，不能较全面地反映出陈望道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学术成就。但我还是写了，主要是表达了我的崇敬心情和深深的怀念而已。

陈望道先生 1890 年 12 月 9 日生于浙江义乌，1977 年 10 月 29 日以 87 岁高龄病逝于上海。谨以此文纪念他的诞辰 100 周年。